

“原来”的反预期性质及其相关问题^{*}

赵 彧 白雪飞

提要 “原来”具有不同的语用功能,“原来₁”是反预期触发语,语篇结构为“原来 S_1 S_2 ”,“原来₂”是解反预期标记,可分为释因性解反预期与醒悟性解反预期,语篇结构为“ S_1 原来 S_2 ”。反预期触发语表达程序性意义,体现为一种后项关联,范围很广,类型不限,有时间名词、认证义动词、副词、连词和话语成分等,其在语用功能、语篇位置、信息格局等方面不同于反预期标记。

关键词 原来 反预期触发语 反预期标记 语篇分布 信息格局

一、引言

先看两个例子:

- (1) 叫我最痛苦、最不好忍受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王晓燕——你知道她原来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现在却成了我最大的敌人。(《青春之歌》)
- (2) 第二天一早,谭婶婶跨出房门,心里就是个老大的不快,原来荷妹已把两个产妇掇弄起来,站在房里做操呢。(《静静的产院》)

近些年,学界对例(1)、例(2)中“原来”的功能有不同的看法,关注的重点是“原来”到底是不是一个反预期标记。认为“原来”是反预期标记的有:

^{*} 本文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现代汉语介词句否定的语序类型研究”(项目编号 2020EYY00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跨层词汇化的再演变研究”(项目编号 17BYY16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预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2021wyyyj012)的资助。文章写作过程中得到张谊生教授的教正,承蒙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万光荣(2017)、董秀芳(2020)。万文认为“原来”是意外表达形式,出现在“啊,原来……”这样特定的句法结构中,董文认为“原来”从插叙标记用法中获得了解释功能,并逐渐句法化,变为一个句子层面的副词,并同时指出“原来”的解释功能与说明功能都可以伴有反预期意味。有的学者采取折中的观点,刘通(2016)既认为“原来”具有反预期表达功能,又认为“原来”后引导的小句是一个事实,单威(2017)在谈到副词类反预期标记时,指出醒悟类评注副词“原来”表达的多是说话人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超出了说话人的预期,似乎认同了“原来”是反预期标记,但在文章中同时又指出“原来”又是预期明示语。明确认为“原来”不是反预期标记的有陈振宇(2020),陈文认为“原来”是反预期触发语(counter-expectation triggers),表达触发反预期的条件,提示预期信息很可能与当前信息不符。上述对“原来”的认识差异使得我们需要对“原来”的功能进行仔细的梳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有:

- i. “原来”到底是反预期标记还是反预期触发语?
- ii. “原来”有没有表达意外的功能?在什么条件下表达意外?
- iii. 反预期触发语与反预期标记有哪些句法、语用的差异?

本文语料取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例句全部标注出处。

二、“原来₁”作为反预期触发语

“原来”有两个义项:表示以前某一时期;当初,含有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意思;表示发现从前不知道的情况,含有恍然醒悟的意思,可用在主语前或后(吕叔湘 1999a),前者记作“原来₁”,后者记作“原来₂”。“原来₁”是时间名词(邢福义 1985),所在小句是说话人事先预有的事实性知识,语篇结构为“原来₁【预期小句】₂【反预期小句】”。凭借其意义,可以推导出“原来₁”引导的小句₁是说话人的预期,其语用功能常常是提示听话人后续小句₂将要传递反预期信息,可以将“原来₁”看作是反预期触发语。如例(3)一例(5):

- (3) 我在队里喂猪时,每天要挑很多水。这个活计很累,连偷懒都不可能,因为猪吃不饱会叫唤。我还要切很多猪菜,劈很多柴。喂这些猪原来要三个妇女,现在要我一个人干。(《黄金时代》)

- (4) 院子原来还有个横石片围墙,自孙玉厚搬走后,就逐渐塌成了一圈

烂石头。墙角里用这塌墙石头乱垒起的厕所,似乎连个羞丑也遮不住。(《平凡的世界》)

- (5) 我觉得小群和永继妈的脾气都变坏了。她们原来都是温和的女人,现在却不停地互相撕咬。(《流泪的淮河》)

例(3)一例(5)中,“原来₁”引入的“喂这些猪要三个妇女、院子还有个横石片围墙、她们都是温和的女人”都是说话人先前已知的储备知识,在说话人看来,是无可争议的。“原来₁”作为时间名词具有叙实性,可以通过否定测试来证明,否定后表达的仍是一个事实。如例(3)一例(5):

(3)'喂这些猪原来不要三个妇女。→喂这些猪不要三个妇女。

(4)'院子原来没有横石片围墙。→院子没有横石片围墙。

(5)'她们原来都不是温和的女人。→她们都不是温和的女人。

既有预期是触发反预期的条件,后续小句引入的当前信息“现在要我一个人干、成了一圈烂石头、不停地互相撕咬”与既有预期相抵牾,是对既有预期的质的否定,“质预期”指的是言者心理预期出现命题 p ,但实际情况是 $\neg p$,两者相互矛盾抵牾进而导致言者产生反预期体验。(李强 2020)若把“原来₁”引导的“ S_1 ”称为条件事件 YP ,“ S_2 ”称为结果事件 XP ,那么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原来₁”会引发一个反预期。“语义和谐”是指对说话者或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代表常规预期)而言,条件概率 $P(XP | YP)$ 相当大,但并不是等于 1。意为:如果条件事件为真,则说话者或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会认为结果事件很有可能为真或会为真,但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允许出现特殊的情况使结果事件为假(陈振宇,姜毅宁 2019),上述例句就是条件事件为真,结果事件为假导致不和谐而产生反预期,形式上用转折句表示。线性增量是无标记的信息格局,最后的最强,如果“原来要三个妇女,现在还要三个人干;原来还有个横石片围墙,现在横石片围墙还在;原来都是温和的女人,现在也还是温和的女人”,无疑信息价值都很低,所以保证线性增量的方法就是说出 $\neg YP$ 。“原来₁”也会引发一个合预期情形。如例(6)、例(7):

- (6) 自从本年春天把驴入了合作社,这房子就闲起来,最近因为玉梅的二哥玉生和她大哥金生分了家,临时在里边做饭,北边也有个小三间,原来是厨房,现在还是厨房。(《三里湾》)

- (7) 原来是极幸福的家庭,现在仍然是和气一团地生活着。(《行年四十》)

例(6)、例(7)中 S_2 与“原来₁”引入的 S_1 的语篇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反预期解读,即条件事件为真,结果事件为假(预期现在应该不是厨房、应该没有和气一团的生活着);一种是合预期解读,即“还是厨房、仍然是和气一团的生活着”,与预期小句“是厨房、是极幸福的家庭”相和谐,这是事物在将来的情况,常常与它已然的情况一致,也就是从过去、现在延续到将来。(陈振宇,李双剑 2020)句中副词“还是、仍然”除了具有反预期、超预期的意味,还具有“预期的延续”义。(彭小川,胡玲 2009;魏红华,蒋静忠 2012;李姝姝 2019)另外,反预期解读可以加入“竟然、居然、怎么”等反预期标记来测试,合预期解读还可以加入“瞧”(邱闯仙 2010)、“果然”(李冰 2009;李婵 2015)等合预期标记来测试。如例(6)′、例(7)′:

- | | |
|--------------------------------------|-------|
| (6)′ 原来是厨房,[竟然/居然]现在还是厨房。 | 反预期解读 |
| 原来是厨房,[瞧/果然]现在还是厨房。 | 合预期解读 |
| (7)′ 原来是极幸福的家庭,[竟然/居然]现在仍然是和气一团的生活着。 | 反预期解读 |
| 原来是极幸福的家庭,[瞧/果然]现在仍然是和气一团的生活着。 | 合预期解读 |

两种解读反映了信息量的差异,由于语篇以追求更多有效的信息为无标记,所以由“原来是厨房、原来是极幸福的家庭”推理出“现在还是厨房、现在仍然是和气一团的生活着”这种不和谐的反预期解读时,信息价值最大;而合预期解读时,信息价值最低(“原来是厨房,现在还是厨房”等于没有提供新信息)这往往是在特殊的、有标记的语篇中才能成立。如例(8):

- (8) ‘对,’冯永祥应了一声,他采了一朵娇艳的康乃馨别在江菊霞黑丝绒旗袍的大襟上,说,“这么一来,江大姐就漂亮了”。
- “阿永,你这话可说错了。江大姐原来就很漂亮。”金懋廉打趣地说,“她并不因为这朵花才显得漂亮。”(《上海的早晨》)

例(8)是双重反预期语境^①,其语篇层次意义为:1)冯永祥认为江菊霞别上一朵娇艳的康乃馨在黑丝绒旗袍的大襟上就漂亮了。2)【意外】金懋廉对冯永祥的观点感到很惊讶,因为江菊霞原来就很漂亮,所以有没有康乃馨并不重要。3)【强调】金懋廉反对冯永祥的观点,认为江菊霞并不因为这

① 可参看陈振宇,姜毅宁(2019)对“双重反预期”的解释。

朵花才显得漂亮,冯永祥因江菊霞别上一朵娇艳的康乃馨而漂亮的观点是错的。“原来₁”在双重反预期语境下引导了一个语义和谐格局,是合预期的。这说明了“原来₁”的反预期触发语功能是倾向性的,是由语用原理推导而得的,并不是语义的必然结果。反预期效应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大,需要借助于后续小句 S_2 的语境支持, S_2 以转折形式表达了对 S_1 的偏离,转折是一种反预期表现形式。“原来₁”引导一个显性预期,其后出现反预期小句构成一个无标记的语篇,合预期小句是一种有标记的语篇。不同于反预期标记,“原来₁”引导的小句本身并不会激活起一个反预期语境,但可以和反预期标记在句中同现,语序也位于反预期标记之前(如“原来……,竟然/居然……”)。

三、“原来₂”作为解反预期标记

“原来₂”是评注性副词,构成解反预期语篇,语篇结构为“ S_1 【反预期】₁,原来 S_2 【解反预期】”,可分为释因性解反预期与醒悟性解反预期。

3.1 释因性解反预期

释因是指具有“引出原因或原委”功能,即在已说出事件结果的语境中,用释因标记可引出事件的原因或原委(李宗江,艾贵金 2016),若结果与共享预期或小句主体的预期相违背,形成他反预期,“原来₂”引导的后续小句 S_2 是对 S_1 的他反预期的消解。如例(9):

- (9) 一个周末晚上,校园内静谧无声。机警的校保卫人员发现一间教室里闪出灯光,走近一看,原来是游海萍正聚精会神地试幻灯片。
(《报刊精选》1994年)

S_1 “教室里闪出灯光”是发现的事实或者结果,该结果与共享预期相抵牾,根据常识,周末晚上的校园静谧无声是常态,而当下却闪出灯光,因此产生反预期体验,“原来₂”引导的 S_2 “游海萍正聚精会神地试幻灯片”既是对 S_1 原因的交代,也消解了校保卫人员的反预期。再看消解小句主体的反预期。如例(10)、例(11):

- (10) 那年,村里落实超生罚款,墙上、喇叭里都通知了,超生户却迟迟没有动静。张小民一打听,原来是他的堂兄悄悄躲了起来,大伙都在观望着。(《人民日报》2002年)

- (11) 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这位法师就跑去昨夜踩死蛤蟆的地方,一看不禁笑了起来,原来,他昨夜踩破的是一个茄子。(《山道上的小虫》)

在张小民看来,村里通知超生户落实超生罚款,超生户应该遵照执行,而实际上却迟迟没有动静;法师以为自己踩死了蛤蟆,实际并没有,这都是结果,“原来₂”引导的小句既交代了原因,也消解了张小民和法师的反预期。不同于“原来₁”与反预期标记的语篇位置关系,“原来₂”是解反预期标记,其语篇位置通常也就安排在反预期标记之后。例如:

- (12) 过了良久,眼上微觉有物触碰,她黑夜视物如同白昼,此时竟然不见一物,原来双眼被人用布蒙住了,随觉有一张臂抱住了自己。(《神雕侠侣》)

在语篇功能上,“原来₂”具有溯源解注的衔接功能,其前常常会出现“看、打听”等亲眼所见或听说(hearsay)的示证标记,指明了后续解反预期语篇的信息来源途径,表示的是利用已知信息(通过视觉与非视觉的信息获得)对先前未意识到的心理状态的回溯推理(abduction),张谊生(1996)称这一功能为补证性解说。该回溯推理的过程为:

- (10) 大前提:村里落实超生罚款,墙上、喇叭里都通知了,超生户应该按规定执行。
小前提:超生户却迟迟没有动静。
结 论:他的堂兄悄悄躲了起来,大伙都在观望着。
- (11) 大前提:作为法师,踩死蛤蟆应该心怀愧疚。
小前提:不但不愧疚,还不禁笑了起来。
结 论:昨夜踩破的是一个茄子。

3.2 醒悟性解反预期

事实与说话人自己对事物的预先认知相违背,形成自反预期,自反预期是更为优势的,更容易在默认时获得的,因为说话者总是对自我的感受更为敏感,这也是说话者中心主义的产物(陈振宇 2017),“原来₂”引导的后续小句S₂表达意外的原因,是对S₁的自反预期的消解。如例(13):

- (13) 马保儿把手里的一颗铁雷举了举说“就是这玩艺!”李有红笑了笑说“呸!我当是什么稀罕东西,原来是颗地雷”(《吕梁英雄传》)

自反预期的形成可以是领悟到的新信息与说话人固有认知模式的差

异。在说话人李有红既有的认知模式中,“稀罕的东西”往往具有高价值、数量稀少、不常见等特点,而“我当是什么稀罕东西”是对预先的固有模式的否定,产生自反预期,“原来₂”引入的“是颗地雷”就是对说话人自反预期的消解。自反预期的形成还可以是知识信息在言者经验中呈现出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如例(14):

- (14) 马二拴立功心急,大胆地劝他向朝廷投诚,保他有官可做。王吉元突然变了脸色,拔剑在手,骂道:“妈的,你小子原来是个奸细,老子一向把你当人看待,没想到你是鬼披着人皮!”(《李自成》)

马二拴立功心急,劝王吉元向朝廷投诚与王吉元对马二拴已有知识信息“一向把你当人看待”相违背,促发自反预期,“原来₂”引入的“你小子是个奸细”消解了说话人的自反预期。“原来₂”在用作解自反预期时常常会转向意外,标记说话人突然发现(sudden discovery)或意识到的意外信息,意外语义结构包括:a.基于言者过去在类似情况下的经历以及他的常识;b.基于言者对事件或状态的当下经验。意外就产生于察觉到的以往经验与当前行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潜意识中的冲突成为意识并通过解释和修通而确立的联系(林崇德等 2003)。如例(15):

- (15) “我没有疯,这也不是梦!他活着,他还活着!”她喃喃自语着,转身朝厅外走去,对着穹苍潸然下跪。“哦,老天爷,原来我的丈夫并没有死!聚散由天定,我感激老天爷的决定,决定咱们夫妻是聚不是散呵!”(《鬼丈夫》)

乐梅一开始对丈夫的死深信不疑,横了心求死,映雪看到无法再维持乐梅丈夫的死是一场骗局,便向乐梅说出实情,事件前后信息的不对称对乐梅产生强烈冲击,产生意外之感,意外就是当下经验与说话人预期相反,是说话者的惊讶感受,是在处理当下经验与常规经验之间矛盾时的一种情绪反应(Mocini 2014),许多学者将“原来₂”的这一用法概括为领悟或醒悟(齐沪扬 2003;史金生 2003)。由上分析可知,“原来”产生的意外义是在消解自反预期语境下的解读,是寄生性的,不是专职的意外标记,在释因性语境下,“原来”没有意外解读。

3.3 联系与区别

释因性解反预期与醒悟性解反预期的语用意图都在于构建一个“设疑—解疑”的思维过程,产生解惑的语用效果,不同的是前者是客观单纯表

达原因,后者是表达意外的原因(廖秋忠 1986) 这种主客观的识解还可以从叙述视角、话语类型等获得解释。

3.3.1 叙述视角

说话人可以采用第三人称的言外视角,也可以采用第一人称的言内视角。如例(16)、例(17):

(16) 她正预备下跳时,手臂忽然被一双强有力的膀子攀住,回头一看,原来是她的六叔。(《棘心》)

(17) ‘原来你是假的!你从没害过失忆症!你清清楚楚记得杏林餐厅中的事!你装的,你假装记不得了!你装的!你装的!你装的……’(《聚散两依依》)

例(16)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说话人是旁观者,不出现在叙述中,而是隐退到言语表征之外,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客观地叙述事实,句中出现第三人称代词等客观识解的言语表征;例(17)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说话人在言内,直接以第一人称参与叙述,成为当事者之一。我们可以采用“我就说嘛”这一言者指向的话语标记进行测试。如(16)’,例(17)’:

(16)’ 她正预备下跳时,手臂忽然被一双强有力的膀子攀住,回头一看,[*我就说嘛]原来是她的六叔。

(17)’ “[我就说嘛,]原来你是假的!你从没害过失忆症!……”

言外视角是说话人与客体分离,其注意力集中于“她”而忽略了自己意识,不能加入言者指向的“我就说嘛”,言内视角是透过语言实现自我意识的表达,“我就说嘛”是说话人自我表达的载体,说话人的词语表征也可以句法降级为词汇表征的“我”。

3.3.2 话语类型

释因性解反预期是意图陈述事实或描述事态原因的记述话语(完权 2016)。如(18)、例(19):

(18) 金秀偷眼看看药方子,心里一阵哆嗦,原来老爸爸居然把最主要的一味“北芪”给写丢了,还有一处写了个错字。(《皇城根》)

(19) 谭婶婶站住脚,看了半晌也看不出个名堂来,就忍不住叫了她一声,潘奶奶却连头都没回,越发专注地看着前面地上,忽然,她一下扑上去,同时,有一个东西从她手边噗嗤一声跳入塘里,原来是只蛤蟆。(《静静的产院》)

例(18)、例(19)是按照“先结果,后原因”的语篇格局客观铺陈,采用言外视角叙述,是客观记述话语。醒悟性解反预期有自己的语用要求,需要言者在与话语参与者共同构建的一个完整的会话结构中,通过交际互动得到新发现。如例(20)、例(21):

(20) 导演: 是吗? 我 96 年毕业的, 这张是我的名片。

四眼田鸡: 原来是师兄啊! 你好, 你好。哎怎么你现在在拍卡拉 OK 啊? (电影《喜剧之王》)

(21) 老人又问了声“谁呀?” 小木人立正答道“是我!”

“哎呀!” 老人惊异的说“原来是个小孩儿呀! 怎这么黑间半夜的出来呢? 莫非走迷了路, 找不到家了呀?” (《小木头人》)

例(20)、例(21)中,“是师兄啊、是个小孩儿呀”是言者未意识到的心理知识,是在互动交际中获得的惊讶信息。惊讶的情绪通常被视为一种综合体,经常伴随着一起共现的可识别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惊异”等是心理层面的表征,“啊、呀”等是言语行为层面的表征。

四、反预期触发语与反预期标记

对反预期触发语与反预期标记的探讨始于“虽然”的研究,齐沪扬、胡建锋(2006)认为下列句中的“虽然”是一个反预期信息标记。如例(22):

(22) 她虽然年近八十,脑瓜并不糊涂。

“虽然”在这里不是反预期标记,而是一个反预期触发语,因为删除“虽然”后,句子的反预期义仍然存在,像“虽然、尽管”等让步标记引导的是一个与后项小句产生对比的显性预期,最为明确地提示了反预期信息的后续出现。(张健军 2013) 反预期触发语与反预期标记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功能差异也很大。反预期触发语表达的是程序性的意义,体现为一种后项关联,以便在前项与后项之间构建关联性,明示两者之间的信息量差异,前项是后项的参照信息,后项是与前项在理解方向性上不一致的反预期信息,而反预期标记是语言中用来标示反预期信息的手段,表示一个陈述在某种方式上与说话人认为在特定语境中属于常规的情况相偏离(Heine *et al.* 1991)。汉语反预期触发语范围很广,类型不限,除时间名词“原来₁”外,还有“原先、起初、起先”,认证义动词如“觉得、以为”等,副词还如“一度”“曾经”“本来”

“明明”“诚然、固然、自然、纵然”等表示让转义的“X 然”(曹秀玲,王清华 2015)连词像“虽然、尽管、宁愿、宁可”等,还有一些话语成分,如“V 过 A 的”(赵彧 2020)、“X 是 X”、“说好 X 的”、“大 N 的”、“人称代词+一个 NP”等也都是反预期触发语,它们在语用功能、语篇位置、信息格局上都有不同于反预期标记的特点。

4.1 预示功能

反预期触发语的语用功能是预示后续语篇即将通过转折形式表达反预期信息,建立起前后语段的对比关系。当然,不同的反预期触发语与反预期表达之间存在关联程度的差异,像“原来₁、以为、一度、曾经”等它们同反预期表达之间还没有形成强制性的关联,反预期义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后续命题内容。如例(23)一例(25):

(23) 你不知道,原来她这屋子里啊,总是挤满了人,常常闹哄哄地,现在呢,安静极了,不知道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女大学生综合症》)

(24) 市子曾一度懒得见客,可是现在,她俨然又成了一位好客的主妇。(《生为女人》)

(25) 母亲脸上就要润出的喜红不见了,她慢慢走下台阶,我以为她要抱孩子,可她却只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长高了,奶奶老了,抱不动了。(《劝儿离家》)

例(23)一例(25)中,说话人以“原来/一度/以为……现在/可是/可”明示前后语段的转折关系,听话人接收了这种明示行为,可以有效地推理出说话人的言语意图,反预期意义依赖前后语段的对比得以彰显,只是这类反预期触发语与反预期表达之间还没有规约化,在一定语境下反预期语义还可以取消,这时就无法引导听话人按照惯性思维有效进行反预期推理。如例(23)一例(25):

(23) 原来她这屋子里啊,总是挤满了人,常常闹哄哄地,现在还是这样。

(24) 市子曾一度懒得见客,现在还是老样子。

(25) 我以为她要抱孩子,她也真的过来抱孩子了。

像“虽然、明明、诚然、固然、自然、纵然、X 是 X、说好 X 的、V 过 A 的”等同反预期表达之间的关联也是语用的关联,不是语法的关联,其引发反预期的功能也只是一种概率的倾向性。如例(26)一例(28):

- (26) 她明明应该很悲哀,但她一直活得很快乐。(《香雪海》)
- (27) 诚然,他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诗人,但他却以真诚的、感情、纯朴的语言,深深感动读者的心。(《曾卓诗论》)
- (28) 门开了,妈妈的脸上有高兴的表情,但她克制着,依旧淡淡地说,“说好 10 点半到的,可又迟到了。”(《上海宝贝》)

例(26)一例(28),“明明/诚然/说好 10 点半到的……但/可”语篇上反预期关联也较为松散,像“明明/诚然/说好 10 点半到的”等反预期触发语所在语段都可以找到与此相和谐的合预期语段。如例(29)一例(31):

- (29) 明明是罗二娘在欺侮人,因此都为任老大女人不平 and 担心。(《乡场上》)
- (30) 诚然,世事枯燥乏味,应该及时行乐呀。(《源氏物语》)
- (31) 说好是送的,那就要用碎布,碎布要等的呀。迟些有碎布再缝一个给你。(《荷包里的单人床》)

这也说明由时间名词、认证义动词、副词、连词和话语成分等构成的反预期触发语与反预期表达之间仅仅是一种倾向性,并不是词义的规定性,触发反预期是一种语用策略。

4.2 语篇位置

一个和谐的语篇除了要在语义内容上相互依赖,还需要一些语篇衔接成分来串联句与句、段与段。所谓衔接,是指语篇中结构上互不相关,但语义上互相依赖的各个成分联成一体的一种语义关系(胡壮麟等 2008)。反预期触发语就是在语段之间建立关联,起到衔接作用,形成具有对比性的“前项参照—后项抵牾”的语篇结构,反预期触发语位于语篇前项的位置,常位于前项的句首(包括段首)和句中。如例(32)一例(36):

- (32) 曹大元的白棋在中盘阶段一度形势不错,可惜在中盘后半程的激战中误算,使形势逆转,并最终败下阵来。(《人民日报》1996 年)
- (33) 在淮河下游的某个地方,顾家曾经有房也有地,可是都在洪水和家族斗争中化为乌有了,所以他们才到了宝塔集。(《流泪的淮河》)
- (34) 明明是自己做错了事,却偏要怨别人,自己明明不是个好东西,却偏还要逞英雄,充好汉,这种人我见了最恶心,恶心得要命。(《小李飞刀》)
- (35) 诚然,他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诗人,但他却以真诚的、感情、纯朴的

语言,深深感动读者的心。(《天风诗草》)

- (36) 我们游击支队的军饷是由日本人发的。能发多少,那就要看仗打得怎么样了。自然,当八路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当八路做的事,要比发财要紧得多。(《历史的天空》)

“一度、曾经”表示过去有段时间发生过,常常暗含当前事态的逆转或变化,“明明”表示显然如此或确实,下文意思往往转折,“诚然、自然”表示对某种事实或观点的认同,它们与“原来₁”的语篇结构一样,引导的小句“曹大元的白棋在中盘阶段形势不错、顾家有房也有地、自己做错了事、他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诗人、当八路是发不了财的”都具有事实性,后续语篇内容或者通过语义反转,或者通过反预期标记“却、可是、但、但是”在前项基础上形成反预期认识。就语篇位置来看,反预期触发语在反预期标记之前,反预期标记总是出现在语篇结构靠后的位置。另外,反预期触发语是用来建构反预期语篇,在语篇结构中存在结句程度的差异,像“一度、曾经”等所在语篇还可以单独结句,而像“明明、诚然、自然”则需要配套关联的后项。如例(32)一例(36):

(32) ‘曹大元的白棋在中盘阶段一度形势不错。

(33) ‘顾家曾经有房也有地。

(34) ‘? 明明是自己做错了事。

(35) ‘? 诚然,他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诗人。

(36) ‘? 自然,当八路是发不了财的。

在语篇功能上,反预期触发语是后项关联性的明示信号,在“一度/曾经/明明/诚然/自然/X是X/说好X的/V过A的……,可是/但是/却/没想到……”这种特定句子格局中构建起了心理认知上的完型体验,这些信号将前项与后项衔接起来,共同构成语义完型的反预期语篇。

4.3 信息格局

反预期触发语与反预期标记的语篇分布差异可以从信息格局上获得解释,反预期信息相对于中性信息与预期信息而言是一种信息量大的新信息,而预期信息的信息量最小,中性信息的信息量居中(Osten 2000; 吴福祥 2004)。“背景—前景”的信息格局是篇章结构的常规分布,背景信息居于前景信息之前,由反预期标记明示的反预期信息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新信息,在篇章结构中一般位于前景位置。如例(37)一例(41):

- (37) 诚然,他也曾经想过,许多领导同志也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他们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把革命和爱情、理性和感性,结合得那样好,那样和谐,甚至举行刑场上的婚礼。(《芙蓉镇》)
- (38) 高晓声曾经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一呆就是20多年。固然,他受了很多磨难,但是,由此他更有机会接触他本来就深深挚爱着的农民兄弟。(《作家文摘》1994年)
- (39) 冠华他爸,这里好是好,可是,费用实在是太贵了,我们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第三期费用凑不出,为这个,亚平夫妻俩都打架了。(《双面胶》)
- (40) 当初,县里面在电话里跟他们说好给免费治疗的,可当他们抱着孩子从南京赶到县医院的时候,却吃了个闭门羹。(《道歉机制缺失的四个残酷样本》《新周刊》2005-03-03)
- (41) 从1991年开始在拉萨经商的福建商人傅文进对记者说“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见过残忍的,但是没有见过这么残忍的”(《西藏各族群众痛斥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福建日报》2008-03-24)

例(37)一例(41)中,“却、但是、可是”等反预期标记明示的信息是语篇结构中叙述的主线,构成了前景信息,而由“诚然、固然、好是好、说好……的、见过残忍的”等反预期触发语标记的是预期信息,交代了叙述主线的背景知识,信息价值小,由“熟”而及“生”是我们说话的一般的趋势,这不完全是为了听者的便利,说话的人心里也是已知的先浮现(也可以说是由上文遗留下来),新知的跟着来(吕叔湘 1999b)。现在回过头来看“原来₁”与“原来₂”的语篇分布,就信息量来说,虽然“原来₁S₁S₂”与“S₁,原来₂S₂”两个语篇结构都是“背景—前景”的语篇结构,符合由“熟”及“生”的一般趋势,但“原来”所引导的小句信息量不同,“原来₁”引导的S₁是先时发生的已知信息,是说话人先前就已经具备的叙述前提,而“原来₂”引导的S₂则是信息焦点,提醒听话人未意识到的心理状态是重点要关注的信息,所以“原来₁”是反预期触发语,而“原来₂”是解反预期标记。

五、结 语

“原来”在语用功能上具有多功能性,可以作为反预期触发语,所辖小句

是说话人事先预有的事实性预期,语篇结构为“原来 S_1 【预期小句】 S_2 【反预期小句】”, S_2 常常以转折语义表达了对 S_1 的偏离;可以作为解反预期标记,语篇结构为“ S_1 【反预期】原来 S_2 【解反预期】”,可分为释因性解反预期与醒悟性解反预期,二者的差异体现在叙述视角、话语类型上。在用作醒悟性解反预期时常常会转向意外,标记说话人突然发现或意识到的意外信息。时间名词、认证义动词、副词、连词和话语成分等反预期触发语在语用功能、语篇结构、信息格局上都不同于反预期标记,就语用功能看,反预期触发语预示后文将传递反预期信息,表达程序性意义;就语篇位置来看,反预期触发语是后项关联性的明示信号,位于反预期标记之前,其与反预期标记共同构建起了心理认知上的完型体验;就信息格局来看,反预期触发语引导的是背景信息,而反预期标记引导的是前景信息。

参考文献

- 曹秀玲,王清华(2015)从基本话语到元话语——以汉语让转义“X然”类词语为例,《中国语文》第6期。
- 陈振宇(2017)《汉语的指称与命题:语法中的语义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振宇(2020)概述预期系统的研究内容和方法,2020年汉语句法语义理论研究学术讨论会“预期与意外”。
- 陈振宇,姜毅宁(2019)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第3期。
- 陈振宇,李双剑(2020)论语义和谐的定义和类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董秀芳(2020)汉语语篇中的插叙标记及其演变,《汉语学报》第1期。
- 胡壮麟等(2008)《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冰(2009)“果然”与“果真”的用法考察及对比分析,《汉语学习》第4期。
- 李婵(2015)“果然”构句能力和预期预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强(2020)“怎么”表达意外:疑问、反问和感叹,2020年汉语句法语义理论研究学术讨论会“预期与意外”。
- 李姝姝(2019)“还是”情态义的来源及浮现条件,《汉语学习》第5期。
- 李宗江,艾贵金(2016)近代汉语“释因”类语用标记及其演变,//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系《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十六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廖秋忠(1986)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中国语文》第6期。
- 林崇德等(2003)《心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通(2016)论“原来”的反预期表达功能,《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5期。

- 吕叔湘(1999a)《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99b)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小川,胡玲(2009)转折句中的“还是”,《汉语学习》第6期。
- 齐沪扬(2003)语气副词的语用功能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齐沪扬,胡建锋(2006)试论负预期量信息标记格式“X是X”,《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邵国仙(2010)预期标记“瞧”,《语文研究》第2期。
- 单威(2017)现代汉语偏离预期表达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史金生(2003)语气副词的范围、类别和共现顺序,《中国语文》第1期。
- 完权(2016)言者主语与隐性施行话题,《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万光荣(2017)惊讶范畴: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语言科学》第6期。
- 魏红华,蒋静忠(2012)副词仍然的语义及其预设触发语功能,《艺术科技》第4期。
- 吴福祥(2004)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 邢福义(1985)从“原来”的词性看词的归类问题,《汉语学习》第6期。
- 张健军(2013)关联论视角下的转折复句反预期表达现象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张谊生(1996)副词的篇章连接功能,《语言研究》第1期。
- 赵或(2020)语用推理与极性程度义的获得——以构式“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为例,《汉语学习》第4期。
- Heine B, Claudi U, Hünnemeyer F.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sten D. (2000)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t Cycles of Onstruction*.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 Mocini R. (2014) Expressing Surprise: A Cross - Linguistic Description of Mirativity, *Altre Modernità* (11).
- (赵或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上海 20023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上海 201620 yuziu0606@163.com;
白雪飞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200234 bxf323@126.com)

obtained. For negative forms of avertives ,if there is no reversal event involved , VPs that meet both the willingness and possibility conditions can take the Na form. As long as one of these two conditions is not satisfied ,they can only take the Nn form. Since the probability of satisfying both conditions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probability of meeting at least one of the conditions , the Nn expressions has an advantage over the Na expressions.

Key words: *Xianxie*; *cha (yi) dian*; negative forms of avertives; fate fork; restrictive conditions for the capability category

The Counter-expectation Nature of *Yuanlai* and Related Issues

..... Zhao Yu , Bai Xuefei (53)

Abstract: *Yuanlai* has different pragmatic functions. *Yuanlai*₁ is a counter-expectation trigger , whose textual structure is “*yuanlai* S₁ , S₂”; *yuanlai*₂ is a de-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 which performs explanatory and enlightening functions and corresponds to the textual structure of “S₁ , *yuanlai* S₂”. The counter-expectation triggers express procedural meanings , associating with a subsequent expressions which can take the form of temporal nouns , evidential and epistemic verbs , adverbs , conjunctions , and discourse components , etc.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s in pragmatic functions , textualls distribution , and information pattern.

Key words: *Yuanlai*; counter-expectation trigger; counter-expectations marker; textual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pattern

Disposal and Passivity: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itivity and Semantic Prosody of the *Gei*+VP Construction Lu Xiaolong (68)

Abstract: In spoken Chinese , *gei*+VP is often used in disposal and passive contexts to form two types of patterns , *ba*+NP+*gei*+VP and *bei*+NP+*gei*+VP. Based on Chinese corpora , we calculated the value of transitivity in *gei* “give” +VP , showing that it shows intermediate to high degrees of transitivity ,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highly transitive *ba*-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s the disposal effect. Also , by compa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mantic prosody in the two patterns , we generalize that the pattern *ba*+NP+*gei*+VP is more likely to be used in positive contexts than the pattern of *ba*+NP+*gei*+VP because the